

ZHONGGUOCHUANTONGWENHUADUBEN

中国传统文化读本



论衡

(2)



吉林人民出版社

ZHONGGUOCHUANTONGWENHUADUBEN

中国传统文化读本 论衡(2)

吉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导 读	1	论
论 衡	17	衡
第一卷		
逢遇第一	17	
累害第二	24	
命禄第三	31	
气寿第四	37	
第二卷		
幸偶第五	41	



命义第六	46
无形第七	53
率性第八	59
吉验第九	67

第三卷

偶会第十	75
骨相第十一	82
初稟第十二	90
本性第十三	96
物势第十四	103
奇怪第十五	109

第四卷

书虚第十六	116
变虚第十七	134

第五卷

异虚第十八	143
感虚第十九	152



第六卷

福虚第二十	170
祸虚第二十一	178
龙虚第二十二	186
雷虚第二十三	194

第七卷

道虚第二十四	207
语增第二十五	225

第八卷

儒增第二十六	235
艺增第二十七	249

第九卷

问孔第二十八	258
--------------	-----

第十卷

非韩第二十九	282
刺孟第三十	296

第十一卷

论
衡



谈天第三十一	310
说日第三十二	318
答佞第三十三	338

第十二卷

程材第三十四	349
量知第三十五	359
谢短第三十六	366

第十三卷

效力第三十七	374
别通第三十八	383
超奇第三十九	393

第十四卷

状留第四十	402
寒温第四十一	408
谴告第四十二	414

第十五卷

变动第四十三	423
--------------	-----



招致第四十四(阙)	432
明零第四十五	433
顺鼓第四十六	443

第十六卷

乱龙第四十七	452
遭虎第四十八	459
商虫第四十九	464
讲瑞第五十	470

第十七卷

指瑞第五十一	485
是应第五十二	494
治期第五十三	504

第十八卷

自然第五十四	511
感类第五十五	522
齐世第五十六	534

第十九卷

论
衡



宣汉第五十七 544

恢国第五十八 552

验符第五十九 561

第二十卷

须颂第六十 567

佚文第六十一 576

论死第六十二 584

第二十一卷

死伪第六十三 596

第二十二卷

纪妖第六十四 614

订鬼第六十五 631

第二十三卷

言毒第六十六 641

薄葬第六十七 648

四讳第六十八 655

调时第六十九 665



第二十四卷

讥日第七十	671
卜筮第七十一	679
辨崇第七十二	687
难岁第七十三	694

第二十五卷

诂术第七十四	701
解除第七十五	708
祀义第七十六	715
祭意第七十七	723

论

衡

第二十六卷

实知第七十八	730
知实第七十九	743

第二十七卷

定贤第八十	756
-------------	-----

第二十八卷

正说第八十一	774
--------------	-----



书解第八十二 786

第二十九卷

案书第八十三 794

对作第八十四 802

第三十卷

自纪第八十五 811

论

评 价 827

衡



第十五卷

变动第四十三

论
衡
2

论灾异者，已疑于天用灾异谴告人矣。更说曰：“灾异之至，殆人君以政动天，天动气以应之。譬之以物击鼓，以椎扣钟，鼓犹天，椎犹政，钟鼓声犹天之应也。人主为于下，则天气随人而至矣。”

曰：此又疑也。夫天能动物，物焉能动天？何则？人、物系于天，天为人、物主也。故曰：“王良策马，车骑盈野。”非车骑盈野，而乃王良策马也。天气变于上，人、物应于下矣。故天且雨，商羊起舞，使天雨也。商羊者，知雨之物也，



天且雨，屈其一足起舞矣。故天且雨，蝼蚁徙，丘蚓出，琴弦缓，固疾发，此物为天所动之验也。故天且风，巢居之虫动；且雨，穴处之物扰，风雨之气感虫物也。故人在天地之间，犹蚤虱之在衣裳之内，蝼蚁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蝼蚁为逆顺横从，能令衣裳穴隙之间气变动乎？蚤虱、蝼蚁不能，而独谓人能，不达物气之理也。

夫风至而树枝动，树枝不能致风。是故夏末蜻蛚鸣，寒蜩啼，感阴气也。雷动而雉惊，发蛰而蛇出，起气也。夜及半而鹤唳，晨将旦而鸡鸣，此虽非变，天气动物，物应天气之验也。顾可言寒温感动人君，人君起气而以赏罚，乃言以赏罚感动皇天，天为寒温以应政治乎？六情风家言：“风至，为盗贼者感应之而起。”非盗贼之人精气感天，使风至也。风至，怪不轨之心，而盗贼之操发矣。何以验之？盗贼之人，见物而取，睹敌而杀，发矣。何以验之？盗贼之人，见物而取，睹敌而杀，皆在徙倚漏刻之间，未必宿日有其思



也，而天风已以贪狼阴贼之日至矣。

以风占贵贱者，风从王相乡来则贵，从囚死地来则贱。夫贵贱、多少，斗斛故也。风至而籴谷之人贵贱其价，天气动怪人、物者也。故谷价低昂，一贵一贱矣。《天官》之书。以正月朝占四方之风。风从南方来者旱，从北方来者湛，东方来者为疫，西方来者为兵。太史公实道，言以风占水旱兵疫者，人物吉凶统于天也。使物生者，春也；物死者，冬也。春生而冬杀也，天者。如或欲春杀冬生，物终不死生，何也？物生统可阳，物死系于阴也。故以口气吹人，人不能寒；吁人，人不能温。使见吹吁之人，涉冬触夏，将有冻暍之患矣。寒温之气，系于天地而统于阴阳，人事国政，安能动之？

且天本而人末也，登树怪其枝，不能动其株。如伐株，万茎枯矣。人事犹树枝，能温犹根株也。生于天，含天之气，以天为主，犹耳目手足系于心矣，心有所为，耳目视听，手足动作，谓天应



人，是谓心为耳目手足使乎？旌旗垂旒，旒缀于杆，杆东则旒随而西。苟谓寒温随刑罚而至，是以天气为缀旒也。钩星在房、心之间，地且动之占也。齐太卜知之，谓景公：“臣能动地。”景公信之。夫谓人君能致寒温，犹齐景公信太卜之能动地。夫人不能动地，而亦不能动天。

夫寒温，天气也，天至高大，人至卑小。簷不能鸣钟，而萤大不爨鼎者，何也？钟长而簷短，鼎大而萤小也。以七尺之细形，感皇天之大气，其无分铢之验，必也。占大将且入国邑，气寒，则将且怒；温，则将喜。夫喜怒起事而发，未入界，未见吏民。是非未察，喜怒未发，而寒温之气已豫至矣。怒喜致寒温，怒喜之后，气乃当至。是竟寒温之气使人君怒喜也。

或曰：“未至诚也。行事至诚，若邹衍之呼天而霜降，杞梁妻哭而城崩，何天气之不能动乎？”夫至诚，犹以心意之好恶也。有果蓏之物，在人之前，去口一尺，心欲食之，口气吸之，不能取



也；手掇送口，然后得之。夫以果蓏之细，员圉易转，去口不远，至诚欲之，不能得也，况天去人高远，其气莽苍无端末乎？盛夏之时，当风而立；隆冬之月，向日而坐。其夏欲得寒而冬欲得温也，至诚极矣。欲之甚者，至或当风鼓箠，向日燃炉，而天终不为冬夏易气，寒暑有节，不为人变改也。夫正欲得之而犹不能致，况自刑赏，意思不欲求寒温乎。

论
衡
2

万人俱叹，未能动天，一邹衍之口，安能降霜？邹衍之状，孰与屈原？见拘之冤，孰与沉江？《离骚》、《楚辞》凄怆，孰与一叹？屈原死时，楚国无霜，此怀、襄之世也。厉、武之时，卞和献玉，刖其两足，奉玉泣出，涕尽续之以血。夫邹衍之诚，孰与卞和？见拘之冤，孰与刖足？仰天而叹，孰与泣血？夫叹固不如泣，拘固不如刖，料计冤情，衍不如和，当时楚地不见霜。李斯、赵高谗杀太子扶苏，并及蒙恬、蒙骜。其时皆吐痛苦之言，与叹声同，又祸至死，非徒苟徒，而



其死之地，寒气不生。秦坑赵卒于长平之下，四十万众同时俱陷。当时啼号，非徒叹也。诚虽不及邹衍，四十万之冤，度当一贤臣之痛；入坑坎之啼，度过拘囚之呼，当时长平之下不见陨霜。《甫刑》曰：“庶僂旁告无辜于天帝。”此言蚩尤之民被冤，旁告无罪于上天也。以众民之叫，不能致霜，邹衍之言，殆虚妄也。

南方至热，煎沙烂石，父子同水而浴。北方至寒，凝冰坼土，父子同穴而处。燕在北边，邹衍时，周之五月，正岁三月也。中州内，正月、二月霜雪时降；北边至寒，三月下霜，未为变也。此殆北边三月尚寒，霜适自降，而衍适呼，与霜逢会。传曰：“燕有寒谷，不生五谷，邹衍吹律，寒谷复温。”则能使气温，亦能使气复寒。何知衍不令时人知己之冤，以天气表已之诚，窃吹律于燕谷狱令气寒，而因呼天乎？即不然者，霜何故降？范雎为须贾所谗，魏齐僂之，折干摺肋。张仪游于楚，楚相掠之，被捶流血。二子冤屈，太



史公列记其状。邹衍见拘，雠、仪之比也，且子长何讳不言？案衍列传，不言见拘而使霜降。伪书游言，犹太子丹使日再中，天雨粟也。由此言之，衍呼而霜降，虚矣！则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妄也！

顿牟叛，赵襄子帅帅攻之，军到城下，顿牟之城崩者十余丈，襄子击金而退之。夫以杞梁妻哭而城崩，襄子之军有哭者乎？秦之将灭，都门内崩，霍光家且败，第墙自坏。谁哭于秦宫泣于霍光家者？然而门崩墙坏，秦、霍败亡之征也。或时杞国且圯。而杞梁之妻适哭城下，犹燕国适寒，而邹衍偶呼也。事以类而时相因，闻见之者，或而然之。又城老墙朽，犹有崩坏。一妇之哭，崩五丈之城，是城则一指摧三仞之楹也。春秋之时，山多变。山、城一类也。哭能崩城。复能坏山乎？女然素缟而哭河，河流通。信哭城崩，固其宜也。案杞梁从军死，不归。其妇迎之，鲁君吊于途，妻不受吊，棺归于家，鲁君就吊，不言

论
衡
2